

# 从交通工具看时代变迁



战春芳

1992年10月,我进入一家银行工作。当时该行坐落于龙口市东市场一座租赁的二层小楼上。说实话,当时能坐在装有高大防弹玻璃的柜台内工作足以让我在亲朋好友面前赚足了面子。要知道,在就业日趋艰难、企业不景气的当今,能从企业单位跨进金融行业的那可是凤毛麟角。

由于当时单位没有职工宿舍,我的家又远在距离县城近十里的乡下,为方便上班,我倾其所有购买了一辆26型凤凰牌自行车。我将车视若珍宝,车把和大梁支架用红色塑料胶带缠起来,用上光蜡把车圈和车瓦擦得铮明瓦亮,骑在车上的心情绝不亚于当今坐上奔驰宝马的感觉。记得那

时回家要经过一座漫水桥,每当雨季过后,桥面经常会有一尺多深的积水。每次我都是卷起裤腿,一手提鞋一边扛起自行车过桥,从未舍得让车淹过水。

1995年,单位建起了职工宿舍,我搬进了90平米的单元楼房。为出行方便,我购买了一辆在当时最高档的光阳豪迈125踏板摩托车。有了摩托车,平日接送孩子上幼儿园、周末回家探望父母那可方便多了,既快捷又风光。那副骑在摩托车上随风吹起长发的样子,至今回想起来仍感潇洒。但摩托车的不利之处是上下地下室困难。几年后,为了轻便快捷我又更换了一辆近万元的电动自行车。2008年,我作为“白领”一族,率先跨入了“小康”行列,从车展现场直接开回了一

辆高配置的尼桑公爵王轿车,成为当时时髦的“有车族”。

十余年弹指一挥间,从自行车到摩托车、电动车再到高档汽车,许多同事笑称我是单位交通工具最齐全的驾驶员。回想起妈妈曾经说起她在莱阳农校上学时,放假时姥姥竟然连回黄县的两元车票钱都拿不出,妈妈只能把对回家的期盼和对父母的思念化作泪水,“望家兴叹”。对比我们上一代人,我们是多么幸福啊!再看看我们现在居住的城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工业园区机械轰鸣,各种车辆在宽敞的柏油路上川流不息。有人说,“一滴水能反射出太阳的光辉”,我们交通工具的变化不正是国家发展、经济繁荣的一个缩影吗?我庆幸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赶上了好年头。

# 骗子坟与栾大其人



张发山

在莱州沙河王村南,有座直径约8米、高约3米的砖砌墓冢,墓壁呈覆斗状,无碑志,四周杂草丛生,极像一处废弃了的砖窑。当地村民介绍说,此墓俗称骗子坟,别看模样破败猥琐,却与以北1.5公里处的当利故城遗址遥相呼应,于1992年同被列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利故城是汉武帝之女卫长公主封地,所以她又被称为当利公主;而这座墓主人则是驸马爷,一个臭名昭著的汉代方士栾大。

关于栾大其人,《史记·孝武本纪》记载甚详。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登基后崇信方士,拜齐人少翁为文成将军。一次,少翁自写帛书让牛吃下,转身上奏牛腹有奇,剖开一看果得“天书”。不料,其笔迹偏让武帝认了出来,怒而诛之却又“惜其方不尽”。就这时,胶东王后出于私心,通过其弟乐成侯丁义,于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把官人、少翁的师弟栾大举荐到武帝面前。

栾大“为人长美,言多方略,而敢为大言”。他说在东海中,曾见过安期生、羡门子等仙人,师父们指点他“黄金可成,河决可塞,不死之药可得”,但必须有相当地位、权力的使者,才具备与仙人沟通的资格。当然,自己恰是最佳人选。为了证明并非虚妄,栾大试小刀,从包内取出特制棋子置于案头,口中故意念念有词。只见棋子在棋盘上或相撞,或相拒,似有神力驱使,令人眼花缭乱。汉武帝看得目瞪口呆,禁不住连声喝彩。其实,栾大只不过是耍了个把戏而已,他预先用鸡血、铁屑和磁粉涂于棋子,表演时棋子受磁力吸引,自然会互相撞击。但汉武帝是个“科盲”,故对栾大的神通深信不疑,遂拜其为五利将军。后又觉得不够气派,又加封栾大为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月余工夫,栾大腰佩四颗金印,还被封为乐通侯,赐甲第,僮仆千人。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汉武帝为能及早得到长生不老之药,毅然将爱女卫长公主刘妍嫁给栾大,使其做了驸马;栾大进宫不过数月,即“佩六印,贵振天下”,真可谓声名显赫,一步登天了。

俗话说:蒙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如履薄冰的日子,栾大提心吊胆地过了大半年。半年多来,所有大话、诳语,一样也未实现。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夏四月,南越丞相吕嘉谋反,一举杀死了大汉使臣及南越王、王太后,随后另立山头。秋天,汉武帝发兵讨伐,栾大仍妄言能见其师,佑汉大捷。此时,汉武帝已对栾大起了疑心,在命他去东海求仙活动中,暗里派人一路跟踪。栾大毫无察觉,至海边却又不肯入海,仅在当利县城吃喝玩乐一番后,转而去了泰山祠,致使骗局败露。九月,一代巨骗终被腰斩于市。当利公主念与夫妻一场,将尸运回胶东,葬在封邑附近。

世事沧桑,2000年前的汉武帝大帝,早已化作历史烟云;昔日繁华的当利故城,而今也已荡然无存。唯有这座骗子坟勉强留存下来,尽管人们对它不屑,但作为反面教材,亦能教人警醒,给以凝重的思考。

# 告席



王光禄

告席是蓬莱城乡婚礼仪式中必有的程序,即宴会进行期间,喜主带着一对新人去亲友酒桌,向新人逐一介绍来宾的辈分,称呼,新人要向来宾们敬酒上烟,来宾通常也要致以感谢祝福。其中农村喜宴(包括迎娶和回门)告席仪式仍保留着传统,场面隆重而热闹。

虽然现在部分村庄推出了集体大院统一服务模式,但爱热闹的农家还是喜欢在自家操办“院餐”。把院子上方搭满帐布,支起锅灶,就是伙房。自家屋里和院子是坐不开十桌二十桌的,于是左邻右舍、前屋后院,半条街的邻居家都辟为临时餐厅雅座。张家炕上一桌妇女儿童,地上一桌老哥们儿;李家正屋摆两桌,平时储存苹果的偏房再摆一桌,就这样分散在多家。当然,如何分配来赴宴的客人,都是提前反复权衡好的,既有远近亲疏的考虑,又兼顾告席的便宜。张家和李家素来不和,不能让张家人去李家坐席,也不能让两家人坐一桌儿;张家父子三人都受邀来赴宴,父子不同席,必须分开安排;新人的娘舅是高客,可姨父比娘舅年长,谁坐头客、谁坐二客可不能含糊了;那爱喝酒的姑父喜欢挑理,干脆安排辈分长、身高高、能说会道且酒量好的来陪,前提是喝好不喝倒。通常情况下,最高贵的客人、最直系的长辈都安排在喜主家坐席,省得告席时东一头西一头,耽误时间不说,还混了次序,失了章法。

待帮忙的乡亲给每桌儿上完六七道菜时,告席的仪式基本就开始了。前往告席的,有的是喜主父母和一对新人,有的简化成只是新人父亲和新郎参加,还要有个带队的,这带队长要么是“大了”(执事主管),要么是喜主的兄弟,以“大了”居多(因为好多“大了”实际是新人的伯伯或叔叔)。第一桌儿当然是新人桌儿,然后是新人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再依次是娘舅,其他亲戚、喜主的战友、同学、

同事,最后才是同村乡亲以及新人的同学、同事等。

通常“大了”手执酒瓶,饮料带队,先行通报一声,“各位高客静一静,主家上桌告席啦!来来来,把杯中的酒都喝干,请主家给满上。”在他的指挥下,大多食客都会礼节性地站起来并喝上一两口,也有实在的直接干杯。这时,新人的父亲凑到桌前,先行客气一番,对大家的到来和日常的关照表示感谢,并向新人一一介绍在座的客人。

“这是你二姥爷,上过朝鲜战场立过大功,我们都以他为骄傲呢!”

“这外孙女婿(或者外孙媳妇)长得真耍乎(漂亮,周正的意思),听说在单位还是个中层干部,前途无量,好好干啊!”

“这是你去年新过门的堂嫂,再有三个月就当妈妈了,她前两天还直念叨,急盼着你们回来呢!”

“这是二姑母,是个特别明事理的人,前些年对咱家帮助不少。”

“抓紧时间啊,你爹妈急着抱孙子,我们也急着升辈当叔叔、阿姨呢!”新人只有一边不住地点头,一边热情地问好,顺势把酒水满添到客人杯中。新人的父亲端起酒杯,对大家的到来再次表示欢迎和感谢,敬过之后道“慢慢吃,慢慢唠,吃好喝好”,然后移步下一桌。到长辈、亲戚的桌上告席,大多客客气气,规规矩矩,可一旦到了新人的同学、同事桌上,那就毋论套路,不讲短长了,场面往往难以控制。待新人父亲敬过酒后,一桌子人一轰而上,非得缠着新人再表演一两个被戏耍的节目,或者喝上三两杯酒才肯放行,这大喜的日子,“大了”和新人的父母除了一遍一遍地催促,并不好说过多的话。

告席一圈转下来,好多客人已经酒足饭饱,打着响嘴或者剔着牙缝逐一退场。望着狼藉的杯盘,身心俱疲的主家却欣慰释然。不管咋说,请到的客人悉数赴约,告席也没出啥岔子,谁不希望把这喜宴操办得喜庆体面呢!

# 吃面 喝腊八粥

高绪丽

老人说,“腊八喝腊八粥,不会冻掉下巴。”所以,腊八这一天,总要应规矩,喝上一大碗稠稠的八宝粥,甜甜糯糯的,润滑爽口。

其实在我们家,腊八这一天的早晨,除了喝腊八粥外,还要吃面的。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这一天,母亲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当我还睡梦中迷迷糊糊的,我就听到母亲在用她那半人高的擀杖在面板上一下一下地擀着,“当当,当当”,由于做手擀面的面团要硬一些,母亲擀得有些费力。过了一会儿,又听见锅底下的风鼓“呜呜”地响个不停,不用想,那准是母亲在熬腊八粥,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母亲都会忙个不停。

“起床了,起来了。”在母亲的念叨声中,面条与粥都已端上了饭桌,于是,闻着浓浓的饭香,我爬出暖暖的被窝。

母亲亲手做的手擀面没有外面卖的那么长,母亲在做面条时喜欢加食用碱,这样,面条被嚼在嘴里不但很有筋道,而且还很香,是那种大自然浓浓的麦香。

母亲熬的八宝粥很香、很糯也很甜。母亲把头天泡好的桂圆、大枣、莲子、花生、薏苡仁、板栗仁、红小豆和大米,总之一要凑齐八样。然后一起放到大锅里,加上水,锅底里燃着柴火,烧得旺旺的,待锅开了,搅拌均匀,再烧一会儿就转成慢火。然后加些冰糖,继续熬,直至那些食材入嘴都很绵烂,稠稠的,才可以出锅。总之,那一天,喝上一大碗母亲亲手熬的八宝粥,一整天,浑身都是暖暖的。

都说“有妈的孩子是个宝”,这句话,我很享受。除了在外读书那几年,小的时候,腊八节这一天,我在家里吃母亲给我做的手擀面和八宝粥;我结婚了,腊八节这一天,母亲来到城里给我做手擀面和八宝粥,年年如此。可惜的是,今年的腊八节母亲在北京给我妹妹照顾孩子,就为这,母亲早就提醒我,要准备好熬腊八粥的食材,还有,一定要去超市买袋面条。

我很感激我的母亲。虽然这句话,我从未当面跟她说过。

母亲说,今年的腊八节,她会在视频里与我见面,我很期待。

## 征稿启事

“行走烟台”是本报针对烟台(含各县市区)本土文化、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如果你生活在烟台,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联系电话,稿件一经采用,稿费从优。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com

投稿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 收 邮编:264003